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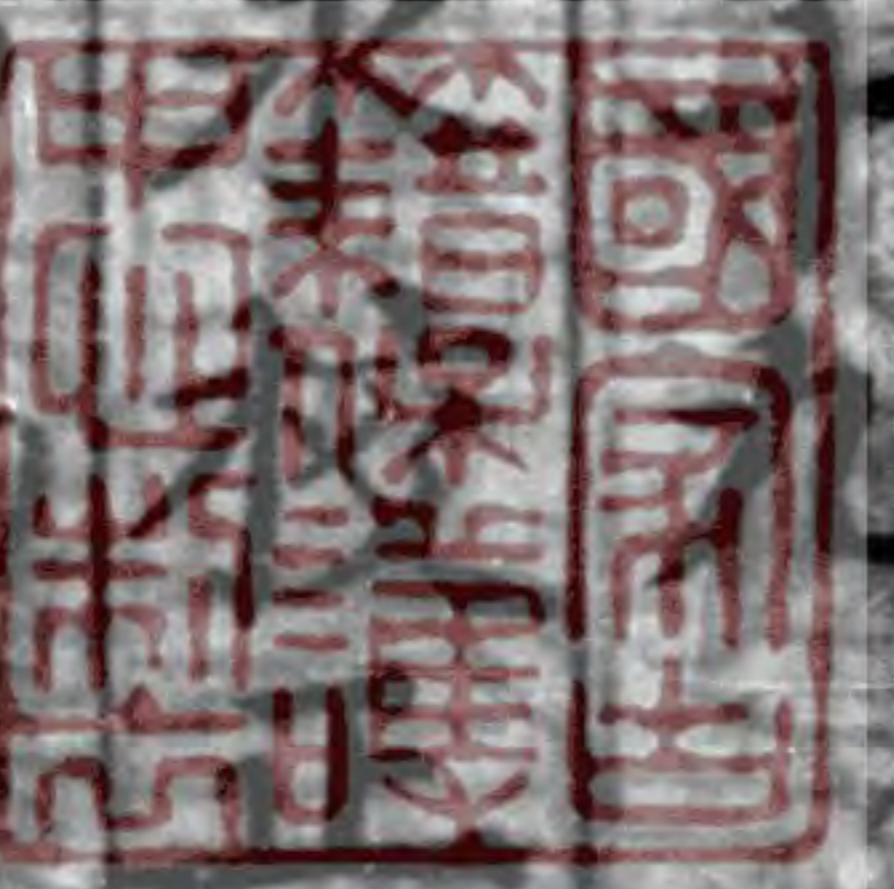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族孫良

策問

延平人才

問延平山川秀出七閩其英偉雄傑之氣物之所不能得者而人才產焉寶氣之精盤礴於此區儲英匱靈蓋千百年而稽之前史未聞有以姓名通上國者以為遠而不能自達耶則曲江九齡日南公輔不加近也史稱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



樂雖有長才秀民不肯北宦豈其懷才抱藝沉伏
而不出耶常袞使閩延見諸生誦書作文閩士有
相踵擢第者而此邦無聞五季間有號唐五經者始
教授其徒人知嚮學是則此邦士風之朴父矣國
家詩書之教洋溢海圻矧衣冠禮樂號為中州此
固逢掖章甫之徒洗濯自見之秋雖欲勿用明時
其舍諸哉攷圖志自太平興國以迄于今垂三百
年英才偉人磊落層出援引傳說取重淳夫于端字道源
學師荀孟見知圖南象則講學中未常無人也
古文二軸古靈稱賞老道即試策翰苑東坡擊節

一廖正則文章中未常無人也有耿介自守不肯訪

金陵於私舍者積林有調官闕下以嘗被趙清獻之

薦不肯一謁者危迪其靜退為何如有抱忠履正

不登蔡氏之門者剛廖有不窳章表寧咈章子厚之

意者鄧集字元亨其志尚為何如茂才異等再詔應選

龔懋詞學蕙茂棟莩相輝曾輔字戴德力學屬文

以賢良薦張寄字安時養高博學以隱逸召吳儀字

傳首唱盛事也出冕旒之親擢者為尤榮黃裳舍

賜第常格也被殿陞之宣諭者未易得唐進

規諷召對便殿繹非出於布衣乎正色言路抵觸
王氏陳淵非拔於特科乎又况倫亞相望於百餘

年間異人輩出方興而未艾也夫向者皆安在焉

今乃傾困倒廩羅列而並進耶其顯伏盛衰亦自

有時耶其間亦有優劣醇疵可議乎否也雖然有

一國之善士有天下之善士猶未以為足也則奮

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獨無若人乎

龜山先生以道學名發明伊洛之蘊抽關啓輪為

世指南了齋先生以氣節著指斥姦臣之惡流離

羈窮瀕死不屈美狄聞其名不獨中國也千載慕

其風不獨當世也景尔山郡而百世師出焉不知

天地之間氣沉積勃鬱者幾百年而後生斯人也

視前諸公殆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者五行而

已山川猶昔風景不殊龜山之道傳之豫章又傳

之李氏今則屬之誰與了翁之節不墜於其子今

則有其志者誰歟員冠方履閑然庠序源流相接

不可厚誣以無人將涵養之未至歟或齟齬而自

將毀否則窮遯乎嵒巖丘壑之下而不肯自見於

城闕與然二先生亦嘗自科舉中來學校豈不足
以況之歟將廣搜博訪而求之以所聞知歟嘗惟
了齋責沈一篇以不識明道為寡陋之愧猶有可
諉與龜山生同時居同郡流謫合浦始通書問蓋
晚而相知竊意人物參錯雖其徒不能自知而使
其入境問賢者又何從而知之元祐間了齋里春
薦二吳手鄧侯口堯內有二賢士

吳熙字大明
吳儀字國華

郡侯

釋菜之餘邀請講經諸生列聽美以詩歌薦以遺
逸真一時偉事也今賢侯崇重學校搜訪人才時

無子齋其薦達亦可信乎既得其人亦可延置學
校以為諸生勸學亦可以薦于朝乎諸君有志前修
久矣將何擇焉毋荒于嬉毋毀于隨擬擬然自拔
於流俗者則學校之光也晏元獻出判西京范文
正攝教西監晏公問以人物范以二舉子對則富
文忠張文定也問答之頃四相萃焉猗歟盛哉賢
侯將有問焉則何以對諸君其勉之

師友

問人不可以無師無師則道不傳然觀柳子厚答

嚴書乃有不願為人師之意人不可以無友無友則學必孤然觀劉孝標廣朱論乃有絕交之意師友大義也遜之而不為拒之而不納二子亦或有激於世耶摠衣趨隅師不可以苟事苟事則苟去同堂合席友不可以苟親苟親則苟離古之人有終其身而事一師束髮受業之死不渝今一人之身不知幾師稍加厭薄棄去隨之師之多則所傳者宜博而義理日以晦何耶古之人取友必端惟一二人而已今一人之身廣交泛取合之也易散

之亦不難交之廣則所聞者亦廣而學業日以陋何耶洙泗之上百世師友之所自出門人有以堯舜誦其師者有以秋陽漢水喻其師者然正名之說直言其迂不遜甚矣公山之召不悅于色亦太褻矣尊師之意安在犯而不校曾子所謂吾友者一顏子矣其精於取友如此子游謂友張之未仁其無隱情如此又曰吾三省吾身與朋友交而不信曾子豈猶自信之未篤耶曰朋友數斯疏矣豈切切規誨雖賢者亦所不樂子游固自知之耶千載

學者追想寧壇泗水恨不得以身周旋其間下是為漢而師友之義益薄叔孫生弟子百餘人可謂盛矣然稍不進用則戚戚自言一薦為郎則號其師為聖人所謂百餘人者其蘊蓄槩可想耶災異一書弟子以為愚所見然也乃曰不知其師書使其知之則當反愚為智耶楊惲之不檢友人會宗以書責之是矣又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世豈有不同道而尚謂之友乎王貢之交豈真以利祿銜世而彈冠相期俗以為美談當時之所好尚固若是

耶然專門名家猶知有師少背師說不得自容於世人重信義猶有交道賣友之風一唱則舉世交譏之未有如唐之甚者韓退之唐儒巨擘號召後學群罵為狂館下之誨有笑于列唐也為人師者抑有過於退之耶友箴一篇舉世無交道日以棄借有可取中道而捨子厚其傷世也夫國家風天下以詩書師友淵源最為可觀後生不及見前輩之典刑醞藉人自為學更相毀訾道之不明久矣雖曰以學建官其存者師友之名耳然講習有堂

藏修有地所教所學非徒為決科計而已蓋相與
講論其大者焉

武舉

問國家武舉之科視前世為尤備然嘗疑之文武
並用文武相配漢之事也今三年大比群試天府
而登名仕版僅及文科十之一殆輕之歟武貢與
明經同行鄉飲舉送于部唐之制也今惟文士鄉舉
計偕而武舉徑造兵部崎嶇往還殆艱歟其試之
也先觀騎射後考文義則於武舉也

之也智畧為上勇力次之則於文藝也又非所援
其先後之序安在絕倫者豈非取其力之過人歟
而文不及格輒又報罷既責之以膂力乃使倪昔
習為舉子文可乎平等者豈非以力之不足而兼
采其謀畧歟而文采稍劣雖智無取縱橫變態之
文而律之以程式可乎昔人有能挽二石弓而不
識一丁字今之力能挽弓者而不習文字可以充
賦否昔人有通古今書而不穿札不跨馬今之通
兵書者不穿札跨馬可以預選否老蘇又謂弓馬

不過龐力試策亦為無用是二者俱可廢歟 國
初名將散出多塗是猶曰科目未備也中世削平
寇盜中興恢復之業名臣宿將勲業赫奕或出於
將家者有之或拔於校伍者有之其自武舉中出
者幾人比乎武舉之議論風采大勝於前頃者羽
檄交馳真才錯落其出於武科者誰歟豈非科目
殆為乎世之觀而歸變制敵則他人歟然觀唐
會要以軍謀之遠為制科而控捍全蜀崔圓出焉
以長梁善射為平進而再造王室于儀出焉前世
武舉不可謂無其人而謂今無之可乎諸君抱負
韜畧非徒曰學校教養姑應故常而已將以試于
有用盍各言爾志

宗室廩給

問國家親睦九族超越前世遠甚彼其親之也則
連城跨邑幾半天下而奢僭生焉我朝分封諸王
未常據有其地使之尅志厲行自效於一官一職
之間彼其抑之也則左官附益之律設甚者至乘
牛車而窮悴出焉我朝屬無親疎悉廩之官使

不至如子弟匹夫而已其處之得其法愛之盡其
恩蓋兩得之帝王示天下以公不欲厚私其親使
之不得多殖田宅以自豐而公族之賢亦皆恪守
家法清修自好唯仰給於公顧猶有可念者孤遺之
請所以示優恤也今諸州支給多不按月貧者至
有指未請之俸而稱貸出息焉養廉之俸所以為
需次計也今諸郡拘以定額有戍期已及竟不露
請者岳祠之廩隨注隨給今也授闕之後動三四
年不免起俟河之歎宗女出適例有資給今居二

外者年才及笄慮其糜蠹驅之使出所謂資給得
者寧幾郡國豈欲以刻核之政而施之天屬之親
哉蓋國初支屬未繁悉聚京師熙寧以來分散州
縣駸駸至今枝葉繁茂以千萬計亦可謂盛矣困
於供億在在皆然亦可謂難矣後將有倍於此者
何以支吾緊欲使宗屬無匱乏之歎而州郡不見
供饋之勞權二者之中夫豈無說諸君世廩縣官
亦當合彼此而參論毋曰郡計之贏縮非所知也

周禮理財

問世每謂周人理財雖見於周禮然不若後世之苛也吁極天下煩碎纖悉之政亦何者非周人為之乎且自廛人觀之其歛而入於泉府者非一端也廛市則貨財諸物邸舍之稅與後之所謂白地錢者何殊罰布則徠市令者之罰質布則質劑不信者之罰與後之所謂稅者何異絞布之名鄭康成以為商賈列肆者之稅則列肆里區率皆有征非自新室始也總布之法杜子春以為無肆立持者之征則負水拾髮擔粥提茶皆有免行非自

新法始也自其一職論之固已然矣泉府貸民國服為息即後之青苗法是也司門征貨犯禁者舉即今之門關稅是也獻人有獻征膳夫歛珍異即今之海租之屬是也皮角之徵悉以輸公在後世則已甚角人以時征齒角羽人以時征羽鬪在周則不甚耶市舶坑冶靡不置司在後世則為苛澤虞掌國澤守其財物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屬禁在周則不為苛耶是先王不與民爭利之意殊無一毫見於此書而規歛之盡大率與後世亡

吳而中車言車之出入歲終則會馬質受馬於
有司必書其價傳註者謂一車之折則責一車之
償一馬之壞則求一馬之直苛刻瑣細毫髮不貸
後世苟欲行王政者所不屑而周人為之或者以
為瀆亂不經之書六國陰謀之書不待智者而知
其誣至於指為理財之書則謹然和之如前所云
公亦無以自解於世後世有嘗試之者其害方見
周公豈欺我哉然而苟有苛政輒曰自後世始其
議論必有歸矣

兵書

周自孫吳以著書而後之言兵者宗焉奇正分合
之情開闔翕張之變盡於此書觀之者惟恐其不
能用用之者未必其皆有合合之者未必其皆有
驗雖深信之孫吳者不能不自疑也其言曰動之
以義大足以戰然三軍縞素之舉以義動矣而大
困於睢水又曰四鄰之助避之勿疑然六國百萬
之軍仰關攻秦其助多矣秦不避而取勝曰歸師
勿遏也然殺陵之戰匹馬不返非遏其歸路而勝

之乎曰窮寇勿追也然垓下之圍追騎深入非追其窮而得之乎曰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久則控銳然吳越挑戰堅壁不出進兵討羌踰茂不動儻以持文控銳為戒則條侯何以破七國營平何以剪先零曰百里趨利必蹶上將然夜半入蔡馳三百里常陽長坂馳二百里儻以趨利蹶將為疑則李愬何以得蔡城孟德何以據荊州欲戰近客無附於水視生處高無迎水流符堅用此策命鐵騎引退而陣胡為而有淝水之奔視卒如兒可赴深

溪視卒如子可以共死李廣得此意飲食與士卒共而終身不能得匈奴之一勝凡此皆孫吳之神機秘計而將家之勝敗或與相反豈其書可觀而不可用歟然闔廬之敗武在其中九國之困起不能兵豈臨機制變雖二子亦不能自用其書歟諸君曾中甲兵必將有得於筌蹄之外者敢問其所以得者何

論語疑

問君子有三畏畏聖人之言論語非聖人之言乎

學者當欲襟肅容佩服之不暇而况敢輕致疑於
其間然隱之心而不安默不敢議又非亦以為講
明之益命非聖人之罕言乎道之不行則歸之命
五十之年必知天命遭宋司馬之難則歸之天論
公伯寮之訴則以為命非言命如何利非聖人之
罕言乎富矣則言之會計當牛羊逐則為之喻利
之說足食之說非言利而何仁非聖人之罕言乎
昔顏子以其目語子貢以其方既地之樂山又教
之先難而後獲非言仁而何然則未始不言也守
聖人之說者又曰天道之秘子貢不得聞難於言
命矣以聚斂而攻求以殖貨而譏賜諱於言利矣
仁之為言也詎博施為仁堯舜猶病重於言仁矣
以為不言耶則無以塞疑者之口以為果言耶則
守聖經者又有其說細繹聖人之意於言不言之
間要之必有得我心之所安者幸明以告

郊祀

問恭惟 聖天子臨政十有八年夙夜不敢康今
將有事于南郊練時日就陽位甚盛典也攷論古

今之典禮以禋廟堂之末議獨非吾儒事乎然車
輅冕服之繁牲玉舞樂之數禮經史志詳矣郊丘
之辨天帝之辨諸儒之為論腐矣漢祠于於甘泉
祠地於汾陰夫甘泉汾陰距長安最遠乘輿臨幸
凡兵衛儀物之費動幾倍耶東都祀典多矣宋元
始故事如正月祈穀則天子親往員丘之祭則令
有司攝事是報本反始之祭姑一有司之事漢制
之戾古明矣古者一歲祀天者三至漢武帝雖郊
祀無常時然三年一郊之禮實自漢始國朝自真

宗始定三歲親郊之制遂為定式矣或曰古也煩
漢也簡煩者合於禮簡者便於用果從古耶抑亦
從漢耶今夫一郊之費犒賞以鉅萬計三歲一舉
猶以為難矧欲如古之數祭耶古者冬至祀天於
圜立夏至祀地於方澤至漢建武三年置郊祀於
洛陽為圓壇八陛天地位其上合祭之禮亦自漢
始國朝仁宗凡郊皆合祭天地元豐之議方興而
復寢或曰三歲一郊規古為簡又合而為一毋乃
太簡乎今夫當郊之歲討論典故動踰半歲矧欲

如古者二至迭舉則終歲勤動他皆不暇耶郊祀而肆赦古無是也凡郊有赦雖曰始於五代而元封四年祠后土赦汾陰死罪實自漢始國朝遇郊必赦至今襲之以為常典議者非之今夫囚徒之覲解釋道負之命獨放其望郊之至也不啻如俟河之清必欲去之而從古寧不舛天下之望耶夫以累朝之咨訪先正縉紳之討論以為一代郊祀之典要當稽古以為驗而今乃襲漢何耶借曰漢不足法則三百年間行之迨今是未可輕議也

郊赦

問刑之有赦尚矣行之者非一世議之者非一人議者類以為非行者不能以輒變曰偏枯者有之曰姑息者有之曰幸不幸者有之曰賊害良民也曰嗜啞善類也是誠然矣然不因大旱之赦則楚獄萬人得無死否不因盛夏之赦則黨錮數百人得無枉否不因囚徒之錄則大辟四百人有自新之期否後世不幸而有赦窮閭之下至有含冤茹抑而不待伸者亦幸而有赦獄犴之中有非其辜者

亦從是而受其生死肉骨之恩然則利與害孰多孰少歟肆我祖宗至仁之心上通于天即位有赦改元有赦立后建儲有赦是猶曰非常恩霈而曠然與海內更始也而三歲一郊肆頒大赦僥倖之民指日俟恩此議者所以欲革而未能也害多利少司馬溫公有是言良人不被澤罪人獲宥范滂夫有是論希凱赦恩公然為惡韓忠獻蓋深嫉之然行之日久一旦遽革之則人以為少恩而缺望於我雖數公亦自知其難也老蘇之說則曰明言海內非郊肆赦其後四五年行之又七八年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而日以遠矣夫驟而去之則民駭而相疑其為說也誠難漸而去之則民習而不知其為慮也似精而我祖宗皆不為之變何耶豈其所從來遠不可以當吾世失天下心也否則天涵地育豈能逆料一二人之有負吾仁而謂天下皆若人也不然深思遠慮必有超然出於群議之外者天下涵濡德澤而不知其所自來幸相與推明之

漢唐錢幣鹽法

問漢唐有可論者規模制度也曰錢弊曰鹽法在關邦計之虛實生民之休戚大抵變更多自輕而重自寬而密浸淫蕩瀆莫知所終矣漢去秦苛錢重難用更鑄於初興又更於文帝至建元元狩而其法不一賈誼言縱鑄之弊賈山亦言之而吳鄧之錢布滿天下不可得而抑也何耶唐除隋亂錢制輕小更鑄於武德申禁於顯慶至乾封乾元而其令不一陸贄論錢重之弊齊抗亦論之而物價無常人力愈竭不可得而救也又何耶漢初山海之利未歸於大農自咸陽孔僅桑弘羊幹鹽鐵而利析秋毫官與牢盆其直糜定鬻鹽私鑄犯者曰蕃矣何賢良文學之議不能勝蔡弘羊安邊足用之言唐初鹽課之入皆隸於度支自第五琦劉晏李巽權益鐵而其法盡變鹽價一增十倍於昔逮及三變民不能堪矣何常處厚韓愈之議猶可屈張平叔糶益富國之請是非當否抑又可得而論耶雖然錢重而鹽貴漢唐之通患也歛散之權猶在

官而不在民操縱之術猶在上而不在下且令告
緡錢此一切之政爾而豪富匿財不敢慢武帝之
令禁錢出境亦甚迫之事也而州縣奉行不敢玩
德宗之禁法固嚴矣然公家雖澹而人心不可收
商賈皆絕而錢禁不可恃其於利害孰緩孰急天
下蓋貴宣帝減其價而民之困少舒江淮河中蓋
貴順宗減其價而民之貧少裕意固善矣然終漢
之世蓋鐵不能罷終唐之世蓋法不能寬其於本
末孰得孰失願求其說而後出又何暇論此也

恢復

閭鳩生民之情萃社稷之靈奮然為國雪仇此恥祖
逃之徒所願甘心而深沉有識者憂之果與鉅奈
鉞腐隱然為國愛生靈此蔡謨之徒所為長慮而
慷慨有志者難之輕舉妄動失已在前因噎廢食
諱而不言可乎朔庭雲擾種類相攻百年運極亡
可立待或者以為吾喜識者以為吾憂蓋五單于
爭宣帝因以成呼韓之朝而五胡紛擾與五單于
之爭一也而晉不能得中原寸土何耶匈奴分南

北光武因以成千里拓境之功而拓跋氏之東西
與匈奴之南北等耳而梁適以召侯景之禍何耶
所遇之時略同而成敗之勢若是其相反耶今虜
失巢穴事窮勢蹙此殆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機會
也將乘虜之將亡而為長驅之計乎則知彼知已
內治豈能盡修誰任其責抑幸虜之多事而苟自
前之安乎則免犇豕突漸將及我豈能安枕而高
臥不然則及虜之未亡益修德政加飾內治雖無
求戰之心抑當為必戰之備乎雖不明言進取之
謀抑當為恢復之基乎傳曰有備無患又曰事豫
則立將帥有可倚之人歟士卒有素練之兵歟城
壘已堅器甲已備歟東南之舟師已飭兩淮之義
勇已振歟雖然是持其具也虎豹在山藜藿不採
所以折衝於廟堂之上者有人歟以身任閫外之
寄而不遺君父憂者有人歟凡此皆急務也其先
後緩急可得而言歟抑有大於是者歟幸明以告

童子

問韓文公以師道自任收召後學循循誘掖有父

兄子弟之心陳生以未達為親羞扣以速化之術
公語以事親持已毋汲汲於名位以為父母榮以
此慰夫為人子者之心也方張童子之舉明經也
公卿郡縣交饋餼賂公獨贈之以序勉以成人而
進之於道終篇無利祿一語所謂愛人以德而不
賊夫人之子者君子之愛其子猶夫人也而教之
則異夫人得非真親踈於其心耶經訓乃蕃畚耒
評道精籙如是亦足矣潭潭公相之府彼奚知焉
則誇而語之以駭動其心玉帶金魚之客彼所見
也則指而示之以歆艷其目聖人未嘗不愛其子
學詩學禮教此而已今於陳張氏之子也則純道
義而誨之唯恐其進之躡也於其子也則雜利欲
而誘之唯恐其成之不速也此豈非溺其所愛而
忘其所喪之多歟前輩謂公子之不慧讀金根車
為金銀果然否其贈張籍也曰解摘了慧問文章
紹編剡喜動辭色其譽之甚矣其期之遠矣而公
之後卒亦無聞於世何耶竊病夫今之教子者皆
以利為也自幼至長非科舉不習也非利祿不談

也甚者口舌未能號呼強之誦書畏糧而走之京師曰將以應童子科也爵祿溺人喪其常心世之趨利者亦衆矣吾不忍其下逮於齟齬也因讀韓文而有感焉遂以為問

周禮疑

問周禮周之舊典禮經也其疑比他經特甚鄭衆按書序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謂為此官賈公彥以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謂為此禮所作果何時公豈不能身致太平何為自苦思

慮憂及來世作為此書以遺後世紛紛之論歟孟氏謂思兼三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其精神心術盡在是與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一厄也始皇絕滅詩書而搜求其籍燒之獨悉再厄也至漢而其書始出武帝不之信不以實之學官又一厄也三厄之餘所謂闕文者徃徃於是失之歟所幸者未盡亡於世而疑信者半也何休六國陰謀之詆林孝存瀆亂不驗之排所藉果何見唐太宗讀之則曰真聖作也王通歎制作之備則曰

千載之上未有如周公者所是果何據新以吾從
周之言夫子豈欺我哉王莽嘗從之矣而有列肆
井區之擾荆公嘗從之矣而有青苗保甲之說豈
繁密瑣碎必有公而後能行而後世不敢一嘗試
歟姑舍是而論尤有可疑者什一定賦古制也而
或十而一十而三二十而五用民不過三日古制
也而豐年旬用三日幾十倍於前古不足稽歟周
之興也關市譏而不征而廛人有五布之歛澤梁
無禁而王府入獻人之征文王不足法歟酒誥之
戒商民也曰勿庸殺之而掌戮則有搏戮之政無
逸之戒成王也曰無淫于田而司馬致禽饁獸之
法特加詳焉書與禮異經歟夫家之征所以重閑
民之禁也而轉移執事又以一職任焉偽飾有禁
所以杜侈靡也而王之金玉玩好則有掌焉一經
亦不必同旨歟意公之書能信於孔孟文中子而
不能信於何休林孝存之流能行於周而不能行
於王莽荆公之時能使太宗之歎服而不能釋武
帝之疑何歟疑之而輕議者行之而背馳者其為

不知等耳於公何損本朝名儒不為不知公者復
讐言之事伊川疑之盟詛之設橫渠疑之歐陽公疑
征役蘇黃門疑封建胡五峯疑宮闈豈其非公全
書或有得以雜之歟諸公之疑其非者乃所以深
信其是歟果然則公之心其能安於千載之下歟
若是者皆難通試討論焉

歷代習尚

問古今天下習尚凡幾變矣賢明之君甚欲起而
扶之勢徂於所趨患生於相激此抑而彼揚前輕
而後軒每出於防慮所不及之地亦嘗紬繹其故乎
粵自周衰弊於弱秦人懲之一於尚功而流為苛
刻漢初以寬大易暴清靜重厚之臣則用之激
切敢言之士則踈之風流篤厚恥言人過往往播
於公卿大夫之間雖未能如三代之純而亦庶幾
矣然末年士習脂膏取容挺節不立而漢率以委
靡亡則向之寬厚有不足恃歟中興思鑒其弊訪
卓茂聘周黨禮嚴光凜凜節義使人敬畏雖靈獻
孱弱之世清議所臨姦雄束手而矯枉過中流為浩

激又以砥礪廉隅失之夫既以廉隅為不足貴則天下之士必以樂易相師安石之敬茂弘之簡不過詭譎植立規模亦足嘉尚而樂放曠憚繩檢者群起而和之晉室又以清談廢矣唐興思有以檢束天下放達之氣太宗於是拯頽起廢旌思廉擢魏證瀛洲十八學士之選皆天下明經實學之士嗣是而後人知詞章之為可重異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無一砥柱者牛李朋黨之禍至使北之河北賊而又難焉文采徒華實用鮮濟則詞章又不足以得人何哉夫漢懲秦者也東漢又懲於西都者也晉激於漢而唐人又激於晉矣救弊之始非不善而卒無長慮却顧於後豈事變之不可預料歟抑其變之未得其道歟國朝承五季削弱之弊君臣上下圖回經理政治翕然主角不露蓋自建隆開基雍熙守成景德嘉祐之政議論淳厚學士大夫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舉無有偏而不舉之處循至今日不能無少異焉士論之所趨習尚之相激或抑或

揚迄無定議將本之以西漢之寬厚耶恐其流於
委靡將厲之以東都之節義耶恐其近於矯激必欲
如晉之清高唐之詞章俱不能無弊作而新之何
術而可願併陳之

詩書疑

問孟子通經詩書尤長武成取二三策他則不足
取歟雲漢不盡信其言推此容猶有不足信者歟
盡信書不如無書其所長殆在是歟因是有疑焉
夫子定書斷自唐虞以帝皇以前無所經據歟則

三皇之書周外史掌之三墳五典楚左史讀之何
置而不載夫子刪詩獨始二南以夏商以前嗇於
歌詠歟則康衢有謠載賡有歌九叙五子迭歌於
夏其可見者如此何畧而不收詩書於唐虞之際
今於詩不多見而盡述於書何也成康沒而頌聲
寢今康王之時無頌何也百篇之序無異論以作
於夫子也而詩序之論至今異同果誰為之也漢
儒據書以言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曰白魚入王
舟周公曰復我今書無其辭而地平天成明德而

馨等語書文俱存趙岐杜預以為逸句也春秋時
舉碩人之詩而素以為絢之句不存舉棠棣之詩
而偏其反之語不載曰趙以采芻曰狸首為節而
二詩之辭又未之聞何也虞典可謂之虞書而堯
典亦繫之虞者何謂節南山等詩可謂變雅而鳴
鴈庭燎之美亦謂之變者何意詩書雅言講論舊
矣幸索言之以祛所疑

日蝕星變

問災異之變世之說者不一董仲舒夏侯勝援經
據古推考證驗世率以為啓人主不敬天之誠張
禹輩則引聖人不語怪神子貢不聞天道之言而
又無以逭阿意迎合之譏是將何從將謂冥漠不
可測歟則蚩尤之見其長竟天何以為僵尸數萬
之兆建始二十年日蝕凡八何以為外戚浸盛之
驗將謂必有所召歟則歲星逆行太白晝見不害
為正觀之隆景帝之世日蝕尤數不失為醇厚之
治將為適然之故歟則發三善言熒惑退舍感召
何其速也辰弗集房申飭官師恐懼何其至也聖

人作經沒之可也而星隕星出日蝕三十六日既
者再何書之唯謹歟漢臣附會星變指彗為德者
可以自文歟左氏所謂日蝕非正陽之月不為災
者可以自解歟聞之前史有道之世日月宣明星
辰順軌天佑我家聖德恭儉神人信之穡寶屢穰
中外熙洽豈非有道之朝耶一歲之間屢示仁愛
豈無其驗金星晝見經天者有之流星出軫異星
出天津者有之金土二星合於翼者有之凡此
者以為征伐之象懲創之餘言者所諱然垂亡之

虜已失巢穴寢徙而南漸迫吾圍不容不應之兵
其猶可得而諱耶春秋之仲月蝕凡再乃季秋月朔
日蝕之既當午而晦自非盲者疇不皇駭夫日衆
陽之宗而人君之象也陽剛之德宜大震厲朝多
君子然議論稍異漸萌黨與君子小人之辨可不
深致察乎前世有謫見于天則曰三光不明自咎
不德而求言責已之詔可亟頒乎前世有大災異
則曰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經綸燮調之地盡自
省乎先正趙公普有言靈臺無絕藝之人兩省之

昌言之士今史局官曹推步不精有識所議然星
翁屠家彼哉不足責儋主析爵與國同休所當昌
言豈獨兩省之士乎草茅一介雖無言責幾不恤
締憂國則均悉所欲言其毋委之數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九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

策問

漢官制

問西漢近古創制立法必能參稽古意似無可議
者今攷之官制未免有疑試與諸君論之太師太
傅太保曰三公周制也漢則以丞相太尉御史大
夫為三公視周制孰愈然高后時復置太傅以王
陵審食其為之哀帝時復置太師太保以孔光王
舜為之既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又立太師太傅

太保則漢之公不止於三耶三少謂之孤卿與六卿為九曰九卿周制也漢則以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為九卿視周制孰是然母將隆為執金吾制詔稱隆位九卿王尊為京兆尹御史奏尊不宜備位九卿執金吾京兆尹皆稱卿則漢之卿不止於九耶加官之領表謂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騎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或博士議郎則二府不兼加官明矣然魏相為御史大夫詔相給事中何以兼領加官朝分中外孟康謂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則九卿不預中朝明矣然劉輔之獄中朝左將軍幸慶忌右將軍無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救輔光祿勳位九卿大中大夫又光祿之屬何以俱稱中朝丞相御史對稱兩府顏氏之說然也如四府舉幸慶忌五府舉湯何以有四府五府之別郡守秩二千石表之說然也如馮野王以中二千石秩守上郡黃霸以八百石居潁川何

以有中二千石八百石之異大將軍兼錄尚書而丞相徒取充位不幾於重將而輕相乎仕於佳國者下從左官之律不幾於重內而輕外乎天下郡國百有三置都尉九十西自隴西至五原九十三郡置都尉二十有八北自雲中至遼東九九郡置郡尉二十其餘郡國八十有一置郡尉止四十有二則又置否之或異多寡之不等何也諸君淹貫史學稽之熟矣必有崇論宏議幸明以告

漢賦法

問漢之取民其色日至多而掌之則有大農少府其後又有水衡都尉大農之官始為治粟內史不知是官之改與夫水衡之置其皆始於何時耶三者雖均理財職掌必異不知當時民所輸者孰為大農又孰為少府水衡耶攷之於史司農屬官有均輸水衡復有均輸之官何也少府為天子掌財文翁在蜀亦有少府何也所謂色日之多者田租之外有筭賦口賦筭賦口賦之外有踐更過更凡是數者取之於民為泉幾何輸之於官其將何用

高帝五年之詔又賦民泉六十三以給獻費將別設科而取之歟抑以筭賦而為之也至於有市籍者有租無市籍者則以律占租侯國則有酎金佩將軍都尉二千石印則給軍費其取之也亦悉矣抑不知內史之有廩犧錢如蕭望之之在馮翊放散百餘萬又有北軍錢如公孫敬聲之在征和中擅用千九百萬則當時為是二者之錢其孰輸之耶蓋鐵推酤之入其屬之大農耶少府耶昭帝時賢良文學之議願罷筭鐵酒推均輸官當時從其議否耶願條陳之以觀諸君之蘊

本朝諸儒之學

問學有師承而聖門之教立聖人之道散見於諸儒答問言語之間傳得其宗者孟軻氏而止耳韓愈氏而止耳荀爽楊則大醇而小疵者也國朝道統一正師儒輩出視昔為盛粵自柳仲塗以先秦之文唱天下尹公繼之歐文忠公又繼之而古作大振陳圖南以先天之學授种明逸一傳而穆伯長再傳而李挺之又再傳而邵康節數學始有源

穆伯長又以太極圖授周濂溪二程師之揚謝尹
游輩其流也性理之學廣矣安定之門如劉彝以
善水利稱其他如錢如孫如范間以淵篤純明直
溫簡諒名世率皆發明體用之極致眉山之學雄
偉博洽門人如六君子者從而光大之卓卓為一
時冠橫渠張氏祖徠石氏泰山孫氏與司馬氏劉
氏或崇經學或闡理窟或以力行篤實為之唱承
學者和之翕然大變矣夷而致之自大道既隱扶
持羽翼之功齊驅並駕誠未易窺涯涘然博道者
必著書或形於已見之自陳或寓於門人之紀錄
其詳可得聞歟伊川與康節極論天地萬物之理
至以數學授之則却而不從二程學太極圖於濂
溪所以啓門人者略不及太極圖一語康節謂我
能物之則我為物之人蓋得於李徒之而程子深
不然其說橫渠西銘之作伊川謂理一而分殊而
楊龜山深辨其兼愛之患歐公論性非聖人所先
而世謂其性分之内全無見處蘇公權書衡論之
作或謂戰國縱橫之書或黨其師之學或反其師

之說脉絡貫穿孰異孰同立朝行己之端正心治
國之要精粗本末孰先孰後門人之所得何者為
優宗派之所傳何者為正攷先儒之格言質胸中
之定見願相與折衷之抑以觀諸君淵源之學

經疑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習
禮正樂又與群弟子疑難答問集其善言者號曰
論語後世學者宗之以為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
衿欲進道者又不可不以為師也近世名公鉅儒

則有不然提其篇章以為非聖人之書更其語句
以為非聖人之言斷以臆見竊有疑焉試與評之
且大易之書更三聖歷三古夫子從而繫之廣大
悉備矣或者謂周易非聖人之全書文言一篇其
文斷而不屬乃漢世講師自為之言其果然乎周
官之書制封建立井田法天地四時而滿之製模
宏遠矣或有謂周禮非周公之全書有不可信者
三皆秦漢諸儒之所指益又果然乎書有洪範洛
之所出也箕子陳之使彛倫攸叙明矣或有謂河

圖洛書怪妄尤甚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何也記之
有儒行述孔子之言行也家語亦載之所以示後
世明矣或有謂戰國時豪士高世之節多自誇大
以搖其君又何也至於魯論一書記孔子之善言
彰彰可見有紛更其言者則以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之言以為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可乎有
變易其說者則以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
言以為子在齊聞韶音子在回何敢死之言以為
子在回何敢先是乎非乎夫以二禮之書出於漢
代謂其雜於漢儒是猶可也書易二經乃先秦古
書一以卜筮免一以口傳授而論語又群弟子之
所親記者豈容有可指之疑而近世名公乃亦有
是之者豈為欺世惑眾哉不然則經其可疑乎幸
詳陳以祛所惑

師律

問易曰師出以律以其用師之不可無法也今世
所傳韜畧之書其亦易之所謂律乎否也漢初天
下已定韓信為之申軍法以其安之不可以忘戰

也不知韓信所申之法即今世所傳之書乎否也
夫兵法亦多矣不可以一二舉也然兵散天下召
而用之其果可以無其法歟古者牙璋中璋以起
軍旅所以重於召兵也而二璋之用必飾之以玉
牙者何意漢初以羽檄召兵于郡國所以示其速
疾也而孝文之世則又易之以銅虎符者何說今
日興師北伐召諸路兵其亦遵用漢文之制乎否
也古者道路有委積所以無齎糧之勞也而周詩
言干戈戡揚之啓行猶有待於晨糧者何以春秋
時齊威師出陳鄭共其資糧靡屨所以資其道路
之費也而陳轅濤塗且慮其國必甚病者何歟今
日召兵所過州縣皆有批券之費其亦有如陳轅
濤塗之所慮乎否也古者出師歸市者不止耕者
不變所以無擾於州里之細民也而周王元黃之
筐不容却於東征之士女得無有以費吾民者耶
魯侯征徐戎必詳為寇攘竊誘之戒所以禁其兵
之暴劫盜竊也而伯禽常刑之加反不若糗糧不
速之為最重其果何以戢其姦心者耶今日召兵

所過道里固不可無館穀之地其亦有犯於魯伯禽之所戒乎否也方今天下承平日久士卒驕惰為有年矣一旦朝廷有調發之令則驅之行伍而所過之地往往不能無可慮者此皆諸公之耳目聞見也試相與講明古人之兵制而求所可施於今日者誠不失為識時務之俊傑也願聞其說

什一之法

問什一天下之中正百王不易之通法也三代之君所以隨時損益因世制變雖有不同而中正之

法則相承而世守之初不可以一毫加損自春秋以來去古未遠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荐書於經蓋譏其始變法也然嘗試考之杜氏於初稅畝則釋之曰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是以二倍取其民也至於作丘甲則又釋之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以丘出之是魯以四倍取於民也蓋至田賦之用則釋之者又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

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是又增其一也然魯
之復增其一即於作丘甲之外而復增之耶抑舍
丘甲而復增之也若舍丘甲而增之春秋作中軍
舍中軍皆明書之而丘甲之舍何為略哉謂作丘
甲之外而復增其一是魯以五倍取民矣魯謂墾
人之後秉禮之邦而肯為是耶設曰古人之法不
可施之於後世其制愈壞其變愈亟其斂於民者
愈重而不可復返也然漢自高帝矯秦人之弊什
五而稅一至景帝之世復三而稅一又何其益
輕耶夫什一之法輕之則為貉重之則為桀魯之
變法自什而二也又什而四也又什而五也而尚
有年饑不足之歎未見其有餘漢之矯弊自什伍
而一也又三十而一也而海內富庶貫朽粟腐未
見其不足則什一之法又何取哉夫可以行於三
代者不可行之於春秋不可施之於春秋者乃可
施之於漢何耶不然則春秋之所書杜氏之所釋
與左班孟堅之所紀其輕重異同如此豈無至當
之論幸詳言之

詩

問古詩三千餘篇仲尼取而被之絃歌以求合乎韶武之音去其不合者所存者三百五篇而已此司馬遷之說也孔穎達乃以為傳記所舉逸詩絕少史記所言蓋遷之繆歐陽氏又謂以圖攷之宜不啻三千篇夫詩孔子之所刪也三儒異同如此孰是孰非風雅頌一定之體也今降王為風則王之號若何而可黜進魯於頌則魯之僭若何而可略也邶鄘衛一國之音也而係於三國七月公劉

一時之事也而裂之於風雅或分或合何者為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何與於貧而樂富而好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又何預於禮後曾子作孝經及於詩者十戰兢兢如臨深淵啓手足之際不忘也子思中庸一篇傳道之命脉也及於詩者亦十有五且以德輜如毛無聲無臭等語歸諸中庸之妙下至春秋之世列國相與聘享又多賦詩取義詩出於小夫賤隸之言而後之明道習禮者率於此悟啓發之機然則篇目之多寡辭

章之次第播之聲歌形之答問抑可得而詳歟敢
問

律呂

問律呂之興尚矣自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
而吹之以為律本起於黃鍾終於中呂而十有二
律定矣後世推相生之法為六十律又有因而六
之為三百六十何其煩也且求聲者以律造律者
以黍累黍成尺達於權量四者既同而後聲必至
聲至而後樂可作然尺管之數浸失故制而知求

尺管者復不以權量參校何其戾也有作準以定
數者有聚灰以候氣者有更為之通制為十二笛
者其祖襲果有人乎有以玉為之者有以竹為之
者有以銅為之者其製創亦有人乎陽六為律陰
六為呂六律或謂之六始六呂亦謂之六同六間
或以函鍾為林鍾或以環鍾為夾鍾以小呂為仲
呂又總謂之十二律其立名為孰善均黃鍾也宣
養六氣與氣潛於子者有異旨均大呂也助陽宣
物與未發萬物者有異論以至餘律亦皆抵牾不

合其取義為孰當自黃鐘至無射陽下生陰自林
鍾至中呂陰上生陽班史載之詳矣鄭氏以蕤賓
三律為上生以大呂三律為下生其相生之法亦
可推乎黃鐘建子而辰在星紀大呂建丑而辰在
元枵既以配十二辰矣復以六律配乾六爻以六
呂配坤六爻其相配之法亦可考乎以至用之聽
軍聲則何以察吉凶用之格神示則何以取三官
夫一物不知君子耻之矧聲律之用所以占盛衰
理亂之大者顧可略而弗講歟願條陳之以祛所

惑

心學 東胡書院

問聖賢之學自心始去之千歲以已之心求聖賢
之心可乎洙泗問荅曰從心曰其心三月不違仁
與夫無所用心之說寂寥暇豫姑言之而已而未
始切切然也至七篇之書則標以語諸人矣曰存
曰養曰盡曰操曰不動曰求其放曰矢其本其用
工於心類此心一也孟子之詳固所以教孔子之
略獨非教歟孟子一提撥之後宜若醉者醒夢者

覺迷者識其歸路矣而千餘年間齊出汨沒若微
若亡乍晦乍明而不至於滅者以其靈者終在歟
諸賢迭起而不自救况能救人歟西方之傑窺見
間隙直指心源以此立教而當世傾動矣人皆有
是心也吾儒不自主張而彼得以神之歟凡民趨
之固也號為聰明高世者其入之尤深何歟悲夫
漢晉以來所謂心學者乃出於是歟伊洛諸人奮
乎百世之下辨之於微眇起之於沉溺天下始知
有盡心之一篇果在也而不在彼歟近世諸儒之

論一矣窺其所從入究其所獨得亦有不必同者
歟將自平實工夫講貫誦說內外交養以積漸而
後致歟將空諸所習徑造直捷可以取足於內而
無事於求歟諸君子亦嘗體察於二者之間歟心
吾心也奚預他人朋友講習之樂願以得自得者
告之

徐孺子

問聞伯夷之風有立志居於斯游於斯想像其人
而不知其中之所存可乎所居化其德有過恐其

聞則下信之矣養徒千數名士願見則友信之矣
宰府歆慕辟書不絕則有位者信之矣當守評論
安車迎待則其君信之矣夫其為上下所信服如
此豈肥遯以自高者乎一繩不足以維大木焉諸
賢共起而植之則炎祚之火其猶及然乎已不出
可也而以語諸其徒可乎前此羊裘高蹈則有雲
臺之功臣在然猶咎語在位戒以阿順而後富春
之額可以徇佞標榜相尚識者有憂湖塘之濱獨
愬然乎蛇螫之毒決裂於大臣之輕舉不知一榻
相語之時亦嘗及當世之故否或者非人所得聞
乎其出與處其默與語豈為云乎古水一區清風
千載登斯堂者或泚其額能知是泚也胡自至則
亦有感繫於中者乎

皇極

問古今安危理亂之變稠矣皆始於有所激激而
至於偏或曰平其濂而救其偏惟皇極之道能然
若昔者六七聖人曰建中曰執中曰建極皆此心
此物也既曰中曰極矣上之人宜有混融之化而

無可指之名下之入亦且歸於混融之中有和平
而無偏勝之迹今也元聖受聘五就乃定迹若遲
疑未聞建中之主曾留其行而迄歸於就何歟同
德三千叩馬獨異迹似高抗未聞建極之君與辨
是非而責其必仕何歟抑人各具一極不強其同
乃所以為吾之極歟均調消息無其人天下始有
相激相勝之俗皇之不極劉向氏有是言安得皇
極之主河汾氏有是歎然後世固嘗有意於斯極
矣使二氏見之何以佐其說而推行之歟豈極之

說何說也漢儒以大中為訓義千百年來皆祖其
說惟大故中惟中故大其氣象豈不包涵寬廣歟
近世大儒之說異焉惟君作極於文理為順其與
大作中之字訓不侔矣然經文所謂惟皇上帝之
類則皇亦君歟上之類則皇亦君歟上之類則皇
作惡此世所謂皇也必曰義必曰道豈漫無
分別真無憎愛之謂歟果然毋乃幸小人而病君
子歟此近世大儒之說也下之人何以應此極曰
無有朋比亦世所謂皇極也然必曰有為必曰有

守豈無所作為無所操守之謂歟果然乃為庸人
自便之地歟亦近世儒者之說也合二說而為一則
上必辨淑慝下必嚴操執而後是言極雖足以藥
世病而語太規警其真箕子五言之本意歟茲說一
出則含糊鶻突之舊說宜廢而猶不廢豈入於人者
深用於世者便歟抑漢儒大中之語未為甚誤而
竊其說者非歟熙豐嘗激矣元祐又激矣或者病之
唱為調亭之論猶未也乃拘建中靖國之號以消釋
同異豈非皇極昭明之時歟然視元祐之激為孰

愈歟自時厥後皇極之說屢用矣每用而識者每懼
焉納天下於一說之中使不至以圭角自露亦可謂
風化磨礪之孰矣何懼之為然則皇極乃今世一大
議論也世道消長間焉幸相與推漢需涵蓄之說與
近儒稱功之說以求聖賢肯意之所安

褒表朱文公

問張皇道術褒表儒宗未有如此年之熾者上自
全盛四儒以暨中興諸君子錫以嘉名錄其後裔
濟兇並發不獨我文公朱子也皇上繼志尊顯有

加博採前修盛典迭舉迺者上春親灑奎翰而維
垣之命封國之寵獨拳拳於朱子何歟過魯一祀
之後由先師而先聖由公而王文宣之贊至聖之
號幾千百年而後於我朝大有遇焉武夷寥寂曾
幾何時矣其遇之速歟功不下四儒而學官之祀豈
猶有待歟今觀論孟庸學四書注解其功用如菽
粟水火家藏人誦無以議為乾淳間諸儒鼎立公
以一身為伊洛砥柱幾於八面應敵者發學有尾
無首潭學首尾俱無猶未至立異論亦憺前有長
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永康往復亦數千言不幾
操入室之戈歟毀日月者為洙泗萬世罪人是非
無兩立之理而亦足自名其家歟嘉獎以一槩而
施使後學將何道從歟一或特命豈非寓軒輊之
意猶繁星中之五行歟最後有出新論者非獨公
與關洛不免而曾子子思亦浸及焉公固嘗疑溫
學矣使及見此論將力辯之歟抑聽其自消歇歟
然則揭四書註解以誕告多士者其所謂衆言淆
亂折諸聖歟慶元禁錮已事可見則尊尚之效宜

何如歟旌其人固將行其道崇其書固將踐其言
豈徒為是觀美歟前輩謂綿東周之曆者鄒魯講
學之力且講於下而不行於上其有助國命猶爾
況下講而上行歟然漢之季用經術之士最多反
不若前此未甚用之時何歟紹興中有言洛學盛
行者胡文定則曰不絕如綫可謂孤立何謂盛行
此語殆有深意觀今之時其盛行歟其孤立歟諸
君生長遊南之地昔固有所謂公門者今豈無能讀
公書者敢問當時諸儒之論所以殊矣今日尊尚
之實果何在

荆襄兩淮

問據中興之正統用天下之偏勢天運地氣抑遏
不遂識者病此久矣歷稽往牒極論形勢河南不
為晉土則典午之形削淮北盡撤戍備則南唐之
勢孤古之英雄豈不知善守者不當拘限閩之內
歟蓋有欲之而不能非不欲也後世言孫氏者曰
保有江左矣而葉鳩濡須未嘗不備於江之外言
諸葛孔明者曰保有隴蜀矣而雜耕渭南曷嘗不

用力於關之外不如是非特無以取其所可取而亦無以守其所當守者矣然繼之者屢屯淮南而吳以困遣戍隴西而蜀亦疲豈守之得失不專在是歟今天道好還汎掃中原睽焉南顧非全付有家之時乎東取齊西卷秦北復燕以盡天下之大勢既未敢輕論控長河四鎮扼潼藍二關以盡河南之守備亦未敢遽論理唐鄧以壯荆襄之籬落葺漣泗蔡壽等州以固兩淮之門戶此昔豪用江左所睨視而不可得者今既有其地矣邊關之臣又

慨任其責矣而中外之論猶若未能皆同何歟愛惜根本者曰備多則力分守散則形離紹興間嘗盡得河南不旋踵而虜至其往轍可按也奮發事功者曰藩離不全無以護堂奧襟袪不密無以燠肩背隆興初既割唐鄧海泗四郡任事者旋復悔之失策可鑒也今新復州郡借曰唐鄧家計漸有其緒而淮北十餘州在漢河包囊之內殆天之所相而人之所憑以為守者也土荒民殘倍勞區畫少運東南之力以佐其始亟圖耕屯之利以實其

後果計筭之無遺雖暫費而奚害或謂邊氓未蘇也曷不遺其力以經理淮襄乎或謂邊為今裏地也經理新復者非為護內計乎二說將孰從畫舊境而守量吾力所能若善矣然新附之豪擁衆錯居驅而絕之寧保無他將如晉人之得地不取而拔其民以歸歟抑西羈縻其豪傑使之自為守歟界分定則規模立議論齊則心力協宏展拓之漸而毋局小用計利害之實而毋慕虛名此今之圖策最大者願聞萬全之策

朱文公遇合

問恭惟皇上屬精不倦日御經帙嘗以孝宗寶訓為法事事踐行又進讀朱文公論語集註字字紬繹光昭烈祖之丕訓篤信先儒之格言甚盛德也勸講之臣所以切切於人主之身心者用工必密而精華之見於外者以人物與世治之際覘之惡腐儒而用真儒非寶訓之語乎選衆而不仁遠非集註之所致意者乎然竊有疑焉寶訓之書乾淳之大典也集註之書成於淳熙之間也由今而觀猶

想象慨慕而况聖君賢臣之同時乎若公者非所謂
具儒乎非所謂選衆與皋伊比乎廉退見嘉屢召乃
至登封凡三秉燭讀奏其知之豈不深歟始以編摩
去中以使節行最後幾寘左右曷又不果歟不獨公
也中間廣漢宣公東萊成公聘召相踵講肄相隣獨
不挽公俱入以成一時會合之盛歟所與公書疏一
則曰陽微陰盛未見復亨一則曰群陰崢嶸陽氣斷
續今攷其時可以言盛而消長之機猶若有憾歟
其血脈可得而聞歟然培養儒學以遺無窮非乾
淳之澤歟自其用世者言之立紀綱定戰守節國
用奏疏具在使公盡父其學而翊之以群賢將不
止如乾淳之所觀歟中更學禁旣而復伸天開明
時表章彌篤言存道行則亦公志扶微陽而復盛合
衆正以同升此乾淳諸賢之所不能得而今見之
若曰其時倍難則昔者聖賢曰朞月而可曰以齊
王猶反手非處極難之時歟得君行道豈不吾以
歟取論語早講匪徒尊其書誦其說而已固將見
之行事也節用愛人本朝名相事業自此書出以

今揆之其節與愛自何始不寧惟是凡公之四書
靡不崇尚大學之義講矣曰正心所以平天下中
庸之說進矣曰脩身所以治國家然大學末辛曰
生財有大道中庸九經曰柔遠人非今日之所最
急者乎聖學日新心正身修宜有明驗而國家之
治天下之平財用之生遠人之柔未能上副責治
之意何歟諸賢會聚公學顯行此一大氣數也而
世未被儒者之效抑猶有待歟帝入東學上親也
東於時為春講君講貫其中將以待問盡致乾淳
之盛與公之學取其切於時者言之

會計錄

問會計之法其來尚矣自禹別九州成賦中邦至
大越會諸侯之計山號會稽義取諸此周以太府
掌九貢九職九功之貳歲終則會其入出言又有
司會以攷歲成漢之計相領郡國上計其後雖廢
此職而計簿之上難虞不輟皆所以明會計也夫
天生時地生財人君臣但之其間任父母斯民之
託非無財以聚之儻不周知其豐耗之實均節其

歛散之度則生之有為食之衆為之舒而用之疾
幾何其不傷財害民乎禹事遠矣制莫備於周漢
宜取法也然周之司會會之於內漢之計簿至勤
趣對黃龍計簿至謂具文雖以武宣之明猶或歎
之豈委之郡國而不稽之朝廷其弊必至此歟國
朝列聖相承財以不聚為富而會計有錄自景德
以來每以是通制國用有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
為書七卷者有言歲月已久宜復講修而就委編
集者有具到一歲之用編類成冊者其源流本末
閭兵以不用為強財以不積為富先儒論本朝之
治體然矣中興後諸儒奏疏乃曰名勝相望而幹
略未優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指為治體之未備
又曰有弱勢無戰功豈更涉變故而後知乎嘗因
其言而歷攷之矣南征北伐所向無前而太原黑
子之地曷留不取混一區夏悉歸職方而幽州破
竹之勢曷為遽止景德極盛之時也澶淵一警諸
人奚遽有江蜀之請有進尺無退寸廟論賢於長
城矣自詭却虜竊笑賦詩請守衝要不願探等非

無勇將何莫收邀擊之功慶曆太平之世也其行
遼傲或者奚遽有城汴京之請宵中百萬甲兵重
臣隱若敵國矣詩書宿將旣入三川鐵面相公常
控邊寨非無良師何莫奏一捷之功所謂功者洗
河之鬪偉矣其視建朔方置玉門何如鬼章之擒
壯矣其視翦樓蘭縛頡利者何如文雅遠軼於三
代事功不及於漢唐或曰柄權歸一邊方數易伸
縮不自由治國之法度太密也宜其弱然曩收諸
鎮極費幹運若之何復縱或曰山前又陷長城藩
籬與虜共之立國之地形未全也宜其弱然後來
漢燕遂成大悔若之何輕議故雖以全盛昌熾之時
常凜然有戎馬在郊之憂有利必有弊事固有當
權輕重者儒者太息以為中國之患必出二虜而
卒其所以失者東北之小夷耳事固有難料度者
炎興間關造國甚著者有十三戰功殆迫而後見
平晝吳楚蜀外不敢望中原一塊土稍越繩墨名
曰開邊寧受豪傑千載之笑不敢使金既有欠闕
之處開禧輕舉其收拾者非督府得人乎今金亡

無可報之怨韃虜將自絕于天三陟生聚曷堪斯
擾向之守蜀在三關今縮而至興沔極矣若又縮
而入如屏蔽太薄何向之制閩在江陵而襄州副
之今大閩不容不還舊矣而襄費葺復何向之兩
淮聚重兵於要地今列郡皆城築矣設有緩急如
備多力分何先朝舊規豈不當講或憂錯處之北
軍然有宗公澤則盜賊皆可用否或憂颶去之北
將然有告以劉昭策之語我燕人也葉虜歸朝豈
肯復背則其心可回否其大者則在將帥之得人
使邊閩自守其地自為家計自李公綱有此請范
公宗尹繼之雖未敢盡倣蕃鎮而前此分畫委任
時出應變亦粗見效其說當討論否事迫矣非國
人雍容緩帶之時乾淳崇獎武科用矯儒緩教育
相承必有深識治勢者若有司以空談問諸君以
空談對今世所少非文也請推我朝所以有弱勢
無戰功者何由與今日所以投實劑救急證者何
先其索言毋畧

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終